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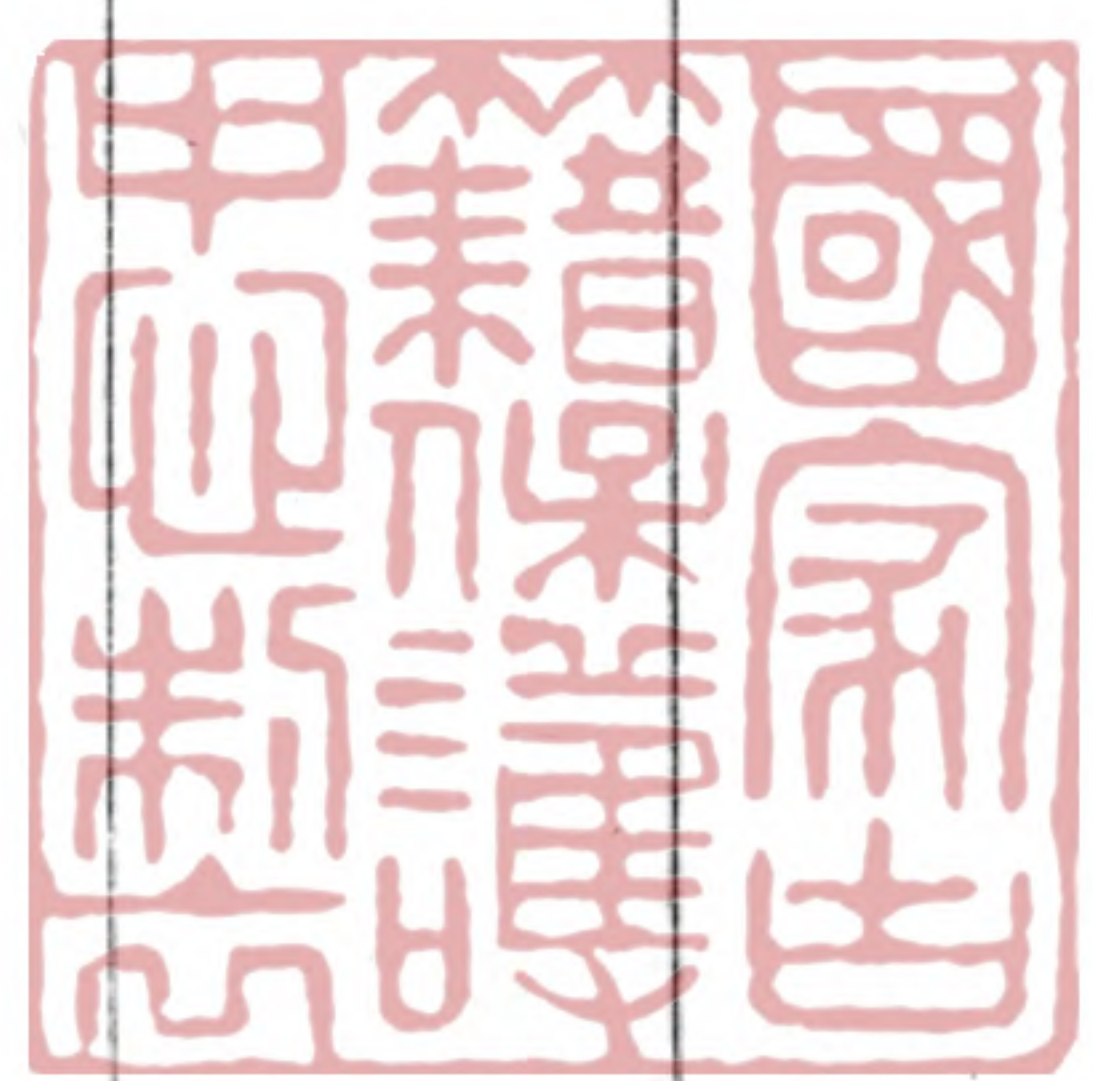


10079



原件短缺

P1上半页



冢宰雅量

蕭山魏冢宰驥字仲房致仕家居嘗至杭城野  
服兩人昇竹堦子兀坐潦倒不知者謂一村夫  
耳入朝陽門遇錢塘縣主簿鳴騶而來不及迴  
避簿令隸人追問公乃荅曰蕭山魏驥簿不識  
名怒曰道甚蕭山曾稽復使人問之曰南京吏  
部致仕尚書簿驚懼下馬立於道左請罪不已  
公咲曰我不能避耳官人何故如此乃援之而

起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為新聲樂  
府家有樓近冶城扁曰卧癡有姬可玉仙號白  
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字相娛有時出  
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人所往女笄當嫁壻貧  
不能具禮翁詭携觀燈同妻送至壻家取咲而  
別年踰八十預命筮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按

癡翁嫁女事。頗類孔淳之。其生殯一節。近吾友  
張幼于五十餘。即作生壙以待。海內交遊。為詩  
文紀之。頗有史翁之致。

把酒對月歌 唐六如作

李白前時原有月。惟有李白詩能詠。李白如今  
已仙去。月在青天幾圓缺。今人猶歌李白詩。明  
月還如李白時。我學李白對明月。月與李白安  
能知。李白能詩復能酒。我今百盃復千首。我媿

無李白才。料應月不嫌我醜。我也不登天子  
船。我也不上長安眠。姑蘇城外一茅屋。萬樹  
花月滿天。

決科要語

休寧儒士程學聖師事洪甲立心操行素無諂  
曲中年以後游神冥府職雷部判官言人死期  
不爽或一樹當擊亦先言之不肯與他人言惟  
言之師而已師問其故對曰冥府重先生將以

先生為閩君師洪咲曰果爾吾便為之是夕洪病甚僕者見庭下如官吏立者數負良久卻去洪亦不安連旦學聖至謂洪曰先生知吾冥府聞先生言便為之遂遣使者迎先生予謂先生咲言耳期尚遠也乃召還前後所言於洪者洪多不洩惟潘雪松祝石林二人素與洪好皆積學逾強強而不第洪問學聖能知是事否學聖云此非吾職然可祀查也居一二日告洪曰潘

公中癸未榜矣祝尚未見雪松果第洪又命為石林查之學聖對曰天榜未定待定乃可大凡春榜定於先年之十月秋榜定於當年之正月洪記其言至乙酉之十月又命之學聖報曰見兩榜矣上丙戌榜也無祝公次己丑榜也有之雖然兩榜之中尚有那移增減此又待揭曉時乃定洪問其故學聖曰冥中議論陽間人善惡何止月旦評哉平生為善忽有一念之惡神即

惡其穢平生為不善至此能猛省痛改神即鑒其馨至於科甲一事專屬文昌凡能文之人咸登其籍寧獨本人心行毫不可隱雖其父祖曾高考妣之一善一惡皆籍也又寧獨其人善惡之大者不或遺雖其隱衷微念片言紆行皆不遺也以此比較輕重酌量去取分毫不致差錯有其人雖不善而乃第者因其祖父之德勝也或善人不第則祖父之德不足也有其人浪蕩

欠檢束乃其心中鯁直無毒腸卻見取或循循有執持外貌雖善中情不直多見棄有已上榜而忽除名者新入也亦有本無分而忽有分者新念遷善也天家伺察曾無一刻之停今兩榜正在那移之間吾能知祝家之有分而不能知戊丑之所定也石林至己丑乃第焉

前輩敦朴

江東門外有熊老者子戶某之弟也成國朱公

儀勛衛日支俸南京主其家及齷爵為守備閱  
舟師于江事峻肩輿訪之熊老布衣整折出迎  
及階長揖而已坐定其妻奉盤餌以出熊起曰  
公得無饑乎幸少啖之公微咲為食其一乃讌  
去觀者莫不嘆公之賢而多熊之朴直也士有  
沾一命獲一第遽以自滿傲其鄉曲而忽其先  
輩甚或蔑視骨肉如路人者視公得無醜顏乎

鬼工



白醪  
入喉有聲乃再進一盃覺鼻息如相續者又進  
一盃唇動氣通母問如何曰好喫乃更進一盃  
遂省人事明旦往告王醫求藥曰病者活矣醫  
不信具告以故曰然則非藥之力乃酒功也宜  
更飲之當不須藥乃更醉六七度推枕而起又  
十年乃卒時人傳以為咲

三丰異物

張三丰在甘州留三物而去其一篔簹其二為

棺底上顏色如生肢體柔而溫目光瞭然而口不能言衆大駭扶以出積薪焚之墓所自是絕迹使人問孫氏云有王三無曰有之無他異惟不與衆共餐及不肯持鉄器耳至今其村遇傭工者必先試以鉄器云事在正德初年予謂此乃太陰煉形之術友人云當是得地氣也

### 酒活命

史百戶者善画龍虎醉則運思尤妙人欲求者

往往以醇醪飲之乃肯下筆以是日事醕酌嘗迎巡按以醉伏地自言百戶稟事其實無所言也指揮何某稟二百戶有顛疾乃出何呼其父令戒其子飲父歸怒責之絕其酒不予三旬病甚厭厭不能起延醫王維綱治之云脉絕不可為其夕一更果死其親屬哭畢其母哀之曰在生嗜酒今死得非以戒酒之故乎死亦不瞑目可痛也命兒女啓其含珠擘開齒以盃酒灌之

白醪  
入喉有聲乃再進一盃覺鼻息如相續者又進  
一盃唇動氣通母問如何曰好喫乃更進一盃  
遂省人事明旦往告王醫求藥曰病者活矣醫  
不信具告以故曰然則非藥之力乃酒功也宜  
更飲之當不須藥乃更醉六七度推枕而起又  
十年乃卒時人傳以為咲

三丰異物

張三丰在甘州留三物而去其一篔簹其二為

詩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殼渾  
是一團仁九歲即能真楷草篆歌賦記序三場  
文字亦皆通曉

李鏊鼠精

臨江儒士李鏊性強直不畏鬼物嘉靖初薄遊  
湖口人延以訓子而所居隘陋覩其北室有高  
樓三間封鎖甚固問主人曰何不假館主人曰  
此為妖物所據已幻死某甲父子四人矣不可

犯齋曰吾不憇之主人不得已呼匠啓其鑊以  
入塵埃積寸齋汛掃供張將為久居計時生徒  
十餘人童冠雜坐一日以事外出託冠者攝學  
事日暮童子散去冠者坐至更深頗懷怖想俄  
而樓階有人行声少選一神至據坐中樓袍笏  
儼然冠者憇不敢諦視但俯首誦書而已頃之  
振衣鳴佩而去冠者幸脫禍匍匐就枕明旦齋  
歸冠者以告齋曰妖不勝正吾何畏彼哉是夕

其門生課業夜分而倦卷衣假寐謂怪必至懷  
枵以俟之忽梯上靴鳴步入樓中端坐昨處尋  
起入卧室齋視其狀頂金撲衣絳紗執象笏垂  
髯及腹面色惺惡若世所塑城隍神者齋佯寐  
以察之怪見齋欣咲舉笏抑物如舞狀冉冉至  
床前以鼻向齋左耳一吹左耳倏聾齋自念倘  
更遲留定遭魘死俟其漸近舉槌盡力擊之中  
其胸有聲啣然而去齋安寢達曙起呼主人曰

汝促索伏來吾與汝縛怪便共踪跡樓下至北  
廊垣曲有一穴大如斗鋏錘掘之深三尺許得  
死牡鼠一頭毛作赤色髯長尺餘秤之重可七  
斤剥其皮胸有凝血知中其要害故僅能入穴  
死矣

嚴僕知禍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余邑劉公巨塘  
令宜春入覲時隨衆往祝祝後因嚴相倦其子

世蕃令門者且閤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  
相紀綱僕也填劉公往間道過其私居留劉公  
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青劉公曰汝至正  
當隆赫烏用垂青為也辛曰日不常午顧臺下  
毋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敗且死劉公  
適守袁州辛方以贓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且  
憫其知幾為減去贓若干始得出獄從戎

夏天衢

夏天衢江西貴溪縣人父祖皆癸科出仕衢踵籍書香天資學問亦皆可觀既弱冠後督學至恥與群兒出考縣官言於督學者乃先召試之充弟子員後考列補廩無缺一日其母病將逝間偶有缺庠師使人告之夏曰人子之變莫大於是而尚謀功名耶方其不知而吾師行之則可今既語余雖千駟萬鍾亦徒然笑遂不丐補

假婦脅僧

山塘有僧乞麪得三百裹群優有垂涎者相與定計使一少年為女装夜行就之曰我某氏婦也與夫不協夜過至此惟吾師憫救僧初不顧懇之僧心動乃曰此處無棲泊前途里許有草菴是老衲借住處娘子肯同行否少年許之僧率之行群優隨而覘之至菴出酒共酌良久僧將解衣群少突入執之曰汝半夜三更拐良人女子何為僧曰毋怒汝輩利吾財耳倘相寬吾

必有物不然請就死不能為若辱也少年如命  
遂手書令詣肆中取麩乃散而假婦亦隨去僧  
惆悵而已

### 張小鬼

江西有謠金鷲頭向天代代出神仙金鷲頭向  
水代代出神鬼今張真人家山頭向上故子孫  
相繼膺封錫瀨州張氏其山頭向下故世出一  
人與冥道相通每歲夏為陰府行疫於四方其

將往也曠死于榻從者馬疋繼之至數日而甦  
手握甲馬一紙云行瘟至某地止某甲當活某  
甲當亡此天神尊命不能違易已而果然其初  
魂遊至民家下馬入門人亦延拜祭享親見其  
舉筋不異恒人但回時乘馬一顧則不復見耳  
至今如此號曰張小鬼家

### 張通判犬夢

通判張君者北人也與常州趙推官同官金華



遇犬不食趙詰之張云有故余家食時故人朱  
公之二子烹犬約以明旦共享夜忽夢朱公促  
云吾見具羨獻公何不早起覺以告室人室人  
咲余貪饕妄想耳俄又夢朱公來促余詰之曰  
君死久此胡大事強來逼人吾曰某有心曲久  
欲相聞吾昔埋白金五百兩於所居柱下以吾  
兒幼未與言死後懸懸在心求再生冥司不許  
乃乞作犬于吾家日卧此地以防竊發今十五

年矣二兒長堪以領付兼亦限滿故作妖態求  
死兒昨所殺犬乃我也公往告之令其掘銀自  
贍言已洒然而寤亟起衣冠而出二兒已迎至  
中途余問女先食一臠乎咲曰實少俟叔不至  
嘗少許矣既而到其家余把筋不食請盡携釜  
中肉以出及覩其皮兒咲叔何多事余曰非也  
子其以鋤來兒不肯余固索鋤問犬平日卧處  
果滑澤發其土得一石版版起而白金見取釋

之五百兩不欠一銖舉授二見二見大駭叔何  
由知余乃細述夢中鬼語且曰此犬尔父所為  
也二見號哭以皮裹肉埋之坎中而收其銀入  
橐余目覩茲異二十年来不復沾犬肉矣

### 少林棍

少林寺當隋末之亂或云黃巾衆僧惶懼欲散忽一  
火頭老僧自庖中出曰公等勿憂老僧一棒驅  
之衆咲其妄僧運三尺棍逕入黃巾隊中遭者

辟易遂散去僧歸以其法授衆僧而去乃際那  
羅佛顯化也由此少林以武勇聞王世充之敗  
僧與有功而不願官爵太宗遙授以將軍之號  
本朝成化末千介劉石和尚作亂康都督率兵  
禦之召紫微山主僧惠通號小力禪不往請于  
朝乃就命康怒列卒二百於轅門見僧入奮刃  
亂斫以快意僧語其徒曰康公意不善吾不可  
不耀武以入手運棍躍入至康帳前捷如猿猴

無能加以刃者康乃起延坐問僧用卒幾何曰  
我率徒四十直入賊營不用官兵止用擔夫二  
百挑米僧入告千介劉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  
今吾與汝約各以氈裹兵器黥灰試聞身有白  
點者為負負則任汝料理汝負當面縛以絳絨  
許諾兩人關至暮而息賊衣污滿遂詣軍門降  
詔授通指揮使辭乃於紫玉山創石佛寺設巡  
司以防盜賊至今給五品祿云

### 陶雲湖

陶成

實應陶雲湖先生成化間登鄉進士任達不已

因事從戎遼東先生善丹青雪兔菊花之類雖

古人不是過也最見重於閣老徐謙齋先生名

動海內又善晉書詩亦嘉居京師與仇東泉杜

欽聖居春夜讌集有詩云澹月侵簾萬縷通短檠

燒蠟四筵紅鼓中音節懷熙載帳底風光陋馬

融淒靜夜天飛脉望依微江郭見歸鴻更深酒

醒輕寒發。添得春衣又一重。詩成諸公皆闕筆  
醉而戲曰予今日壓倒仇樵矣

三足鱉

山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從水出其上潛其下  
其中多三足鱉食之無蠱疫是從山多三足鱉  
也又云放臯山東五十七里曰大砦山陽狂水  
出焉西南注伊水中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  
以已腫是大砦多三足龜也按三足鱉云食之

害人而此云益人豈所謂害人者別是一種歟

李史二公為神

弘治癸丑李范菴少卿應禎字貞伯疾沈石田  
遣子往候之其神思已曠亂但曰我已不可為  
矣此行升我為尚書即行矣訃至石田偕松陵  
史西村明古郡人文太僕宗儒輩相與經理其  
家事及與其子議婚蓋其子終十齡耳卒之後  
一夕僕有高翼者粹有疾公憑附之而言曰家

事如何處分家人泣告曰賴沈史文諸公一一  
議決復與小舍議婚袁氏公曰我放心去矣翼  
尚卧于地久而方蘇乃能言曰我初出廳事見  
一人衣緋南面而坐傍列數炬照曜如晝熟視  
之乃知是我家相公也叱曰坐此許久如何不  
見一人迎我令卒縛之而去既出門見隸卒數  
十人呵叱喧然擁轎而去某從至胥門驛次杖  
某十數責令歸家小心看顧否必重譴也某復

問隸卒曰相公已升尚書將之任矣舉家驚異  
之歲丙辰明古亦卒先三年族人夢神告曰汝  
宗人史明古年六十三當就化冥司已籍其官  
爵矣因白其長嗣永錫既卒之明日其塾師吳  
庠生俞楫字濟伯夢明古告曰今往其所已鈞  
同官勘其事冗不及話明古巨軀偉貌博學強  
記善談辨古今性寡合每與人論當世之務必  
底于極雖權貴亦不少遜與范菴友善其為神

亦宜哉

犇牛

自丹陽郭東南登舟行四十五里為呂城又十里為奔牛相傳梁武帝時有人於石頭城掘得一僧暝目坐土中遂奏于帝帝問誌公誌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于其耳旁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帝與誌共臨問之無語誌詰其前事云云其僧一視誌即起身向南而犇去帝令人隨追之僧奔至此地而止追使迫之遂化為牛地因是為名

黃鶴樓

楚省黃鶴樓規模極聳秀歷年甚遠樓周遭懸扁書黃鶴樓三字高大不止五六尺乃湖省恭政陳鏊所書甚適勁得晉法近古未有也嘉靖末年五六月間值大雷雨忽棟柱及扶廊皆去木三片自本至末柱柱分寸不差所去木片深

一寸濶二寸許其柱隔樓板三重不知木片何為剝去均齊如此雷使萬箴呈巧如太平廣記所載結馬尾千匹如一劈松枝滿山不遺者神機良不可測此予所親觀而甚怪之者曾未經年樓遂火豈其先兆與當道以廢遼府賽黃鶴樓汎江至楚續製比舊者壯麗有加而聳秀則遠不逮懸扁乃王仲山所書視舊扁亦可雁行萬曆己亥又燬今復造尚未竣工不知視昔何

如也

### 天狗兆災

萬曆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時西南忽見有紅白氣如龍亦如犬其光下掃地及拂人面皆驚倒良久方不見尋攷天官書以為天狗星見掃民間也次年果赤旱數千里民至採榆皮買麻餅充食餓死者不知其幾千萬人又繼之以大疫死者益無筭甚至有滅門者余邑

大市長街鎮日鮮有人迹鄉村益寂甚灌莽極  
目余友劉君嘗有詩云文武衣冠凋喪盡鄉村  
第宅空閑多行人強半背衰經驛路頻看長薜  
蘿每憶此詩遐思當年景象猶可駭心隕淚

### 多骨瘡

吳民有女跌傷其面者久瘡不消以視都公維  
明維明曰劉宗序世瘍醫盍召而決諸宗序至  
曰多骨瘡也法飲麻藥以刀剔出其骨得愈不

然明年此時逝其家以為浪語維明亦曰劉兄  
亦效售術者妄言邪已而瘡中骨稍長明年其  
長擬鼻晝夜號呼而卒維明乃歎服

### 二神僧

劉彥敬謫戍大理其地有二僧曰宗慧宗性年  
踰期頤日坐一榻上少食寡言言必示微應三  
司拜不荅禮彥敬往揖而二僧乃舉手既退弟  
子問此戍卒師何禮為一僧曰吾於定中見之



彥敬聞而往問師於定中見我何為答曰見汝  
附黑龍掌耳未踰月太宗即位彥敬以薈印舊  
臣被召卒于途

### 山魃

東廣山僻處有山魃焉半是鬼半是人蓋能隱  
能顯也但有一手一足必兩人相幫然後能行  
租民間田耕種臨收穫則田主自臨而分半與  
之若多占斗升則能為其家作祟其女婦好施

粉及塗胭脂過客或於彼投宿稱彼曰山姑及  
送與脂粉其婦乃喜恣與飲食不苦索值又善  
伏虎虎常常來其所居婦輒批其耳掌其面曰  
班子班子勿驚吾客虎即帖然搖尾而去其異  
如此

### 張真人家

張真人之始祖善相地負其親骸骨行求十餘  
年到龍虎山觀其崖吉而峻險不能梯乃粉其

骨為殫丸以殄之至若干丸而墮後復再中  
至若干丸而止故其封爵中絕尋亦復續此其  
驗也又其家遺誓云傳睛不傳髮傳髮不傳睛  
今子孫襲封者非髮髮上指則目睛仰生云

### 續婚前定

余邑李公香言作教數年室人物故兩子相繼  
夫惟一孫亦有側室一夕夢過一神祠有尊神  
在座因謁之遂啓神曰某作寒官既喪耦又連

喪子不識繼此房中妾還有生男分乎神君曰  
君尚有子係楊州葉氏所生李君從此遂萌續  
弦之念其學吏楊州人乃託彼為訪楊州可娶  
者無論室女及再醮悉錄其姓氏以便所面吏  
以七十人報并無葉姓者李君以為前夢不驗  
念遂寢居無何擢湯陰令舟行過楊州以事留  
旬日前吏又來議婚則所開列有葉氏矣因使  
求婚一言而女之父母即諾遂成婚與俱至任

所十月果生男生方彌月遂致政還李君今已六十有三其所娶楊州者尚未三十也

巧對

陳啓東震長洲人文定吳公友也善屬對嘗思的頸葫蘆四字未就方浴而得之曰空心蘿蔔天生語也喜而躍浴盤頓破翰林舊有句云賓之李西訪東之江朝東之賓之無能屬者適啓東謂選至文定以扣之荅曰西也待由也由也

田也西涯為之擊節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云分水為邊分飯吃分分分開啓東過而見之續曰看花亭下看花田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陸文量叅政淞藩與啓東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計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鬍髯何須如此陸大賞嘆咲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鋸啓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內此畜生怎得出啼相與撫掌竟

日其他巧發尤多不能悉書

程篁墩敏政七歲時父教之書客見其父立戲曰子坐父立禮乎篁墩停毫答曰嫂溺叔援權也

東郊巡按蘇松刷卷許御史戲云北臺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東不能屬陸公采私為對云冬官復侍郎春日辨完秋稅又一人出對與學生云呵硯作書口內風雲生黑雨陸公又代為屬

云鋪牌買快掌中天地現金星李空同在江西有對云孤鴈渡江顧影徘徊如得偶人不能吞陸公對云老翁照鏡鑿形彷彿似傳神

有一童善對時馮馴知府在座客舉一語云馮二馬馴三馬馮馴五馬諸侯對云伊有人尹無人伊尹一人元宰

永豐羣豹三山鄭洛書二公為淞江知縣同時有俊声然議論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門側

人報上海秋試無中式者聶公咲曰上海秀才  
下第。只為落書。鄭公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災。皆  
因業報。人咸以為妙對。

邃翁冬天氣盛而西涯法寒。二公並坐涯翁屢  
以足頓地作聲。邃翁曰。地凍馬蹄聲得得。涯翁  
見其吐氣如蒸。邃云。天寒駢喘氣騰騰。相與一  
咲。

### 吳竺長

鳳陽一小民出行。忽自撈于市上半日。始甦。人  
問之云。初出犯本縣城隍節。被撥在街頭。忽見  
一大官同出。問之云。送高郵城隍赴官也。視其  
神乃隣居秀才吳竺長。大呼求救。吳為言于邑  
神。釋之。且囑曰。我來急。不及答。某給事中書。歸  
語吾兒於床席下。覓書出。代為答簡。其人扣吳  
氏方。以三七設筵。具告所見。尋之。書果在席下。

### 術有別傳

醫理玄矣非至神聖不能為之匪惟醫也卜筮  
星相卦數風水符水皆是物也而世人皆據帝  
上陳言遂謂達天人之奧窺鬼神之秘過矣何  
怪乎萬試而萬不效也嘗謂古之善術者皆有  
教外別傳父不得而授諸子師不得而命諸弟  
非不傳也不可傳也其不得已流而為言筆而  
為書皆末也而後世相倣益非其淵源之自矣  
穿鑿附會迂誕瑣細茫茫然使人無所措手藉  
以索竒中可咲也哉

南廡蛇

正德戊寅南廡外西號牆中有一蛇長數十丈  
大如合抱木頭如甕因身長陷牆中隨磚縱橫  
成形中土皆化去一號中有一氣孔如小錢大  
廣而一生某因清明家人出買物偶坐舍中惟  
見雛雞聲哈哈叫入孔中彼知有蛇矣窺之但

見兩目如炬。即白之大司成命。鄰號二十楹。盡  
移空。乃以長小竹。未置一毒弩。矢中其目。俄聲  
如震霆。二十楹連牆俱覆矣。始露其形。如許云。  
隨白守備廳。令小教場軍斫。剝為段。扛棄江中。  
人家宜常焚雄黃。可辟蛇所當記云。

徐武功瑞龍吟

武功伯徐公天順間遭謫。被逐放歸田里。號天  
全翁。脫去世故。棲心立壑。其遊靈巖瑞龍吟詞。

云。佳麗地。是吾鄉。西山更比東山好。有卷画樓  
臺。金碧巖扉。彷彿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  
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亭畔。天光雲影。上  
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裏翠娥粧曉。且登臨。且談  
笑。眼前事幾多堪弔。香逕踪消。麋廊聲杳。麋鹿  
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為他煩惱。是非顛  
倒。古與今一般難料。咲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  
在家中老。遇酒。美花新。歌清舞妙。儘開懷抱。又

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  
倦進餘盃。便拚得到三更。乘月迴仙棹。此詞為  
人贈矣。公年六十六而卒。墓在吳縣玉遮山。吳  
文定公以詩吊之。有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  
罪。有天知之句。

墨談

三十年前墨止。和劑成餅。不施文采。貴在州細。  
煙真膠清。杵到即無。香料汪汪。池腹間作清冷。

觀紙筆不膠入紙。不暈今製一取。古文奇字篆  
籀。填銘鼎敦。饕餮神怪。千態花木。蟲魚幻象。百  
出。妙奪化上。即皮相之。髹采可鑑。梔表蠟裡。無  
益。文苑有漸。上玄。

今三四十。年故家所藏。舊市墨。翫之如枯松枝。  
畧無肉華。磨之鬱勃。起藍烟。不深黑。和汁餘升。  
許都如止水。豪端滑脫。落紙清潤。惜不多得。  
羅文龍墨。是豪游中。哲匠金相。玉質水煤。畫層。



上清高華鮮令別作妙觀空青水碧木難珊瑚  
一笏之費價抵連城

孟大中丞好藏書墨一旦朝露便為里兒攘取  
殆盡聞有一挺為新安朱紫陽先生款是趙宋  
時物不審作何色象計今不為村舍女兒畫眉  
則為塾師小童塗鴉千年尤物類至失職何但  
中郎竈下桐焦

江南奉使大璫製進

御數墨多龍文采翠表

黃金塗中用珠粉金泥龍腦麝臍色奪朝曦  
芬溢九竅如內法醞濃郁饒舌然之荷露清遠  
韻朝堂高貴不比寒松居士墨亦宜然  
松江製墨挺作薄片多署龍香剉磨之汁清起  
重嵐不甚深黑比之士品則逸民之儔

有墨德有墨才有墨韻太上重玄匪石而堅入  
水不漬着手不汚德也小而片研大而巨斗壁  
之飲河無不具足捺管蠅頭拓箒方丈利可截

紙汁堪入木才也。黑擬點，添翳若浮嵐，澄乃秋水。泛則天花，水煤結其氤氳，木石鬱其爛熳，韻也。合此三者，致足為墨。卿解嘲乃知，喻麩策勛不減凌烟。

墨欲至實實，則烟沉；墨欲至虛虛，則質清。實實虛虛，既沉復清，是曰墨神。

松煤不層光，桐膏太骨露。要之松煤，則君子閑然；桐膏乃文士符采。

研發墨猶之錐利，木穴墨磨研猶之水滴石穿。劉柔相制齒落，古存物亦尔尔。墨月可盡一竹，筆半之研可逮雲仍。三者功力悉敵，世間天壽不必程。能課勞當自賦，質有差。

趙千戶妻忠烈

遼陽城去東四十里有堡，曰東安。廣衛軍千戶所趙忠所守也。正統中虜來犯，堡被圍，勢亟忠妻某氏自登堡城，覘其緩急，見事不可為，歸其

家嘆曰我煩人一旦為其執去辱身以及家國  
吾何為哉即以藥鴆其一男二女然後自盡虜  
攻城益急忠下聞固其圈門虜聲言聚兵門下  
忠乃率眾登城縱火投成下復以火箭射之虜  
未及備解圍去總鎮某以事白于朝 詔旌表  
其門及進忠為指揮使云

顧三為犬

有僧于虎立入定恍惚中見一黑犬伏地白言

我顧三也在生曾生長老一度今謫葑門藏家  
橋謝真家為犬以錢一百二十文賣屠戶杜玆  
當烹幸為贖而生之僧大驚明旦不俟鳴鐘即  
持銅鉢下山至葑門見一人牽犬至問曰子非  
杜玆邪犬乃蔣家橋謝氏之畜何苦殺之杜大  
駭師何由知乃告以故曰此犬一百二十文老  
僧無錢直以銅鉢贖此犬命即呼之曰顧三犬  
低首凝視纏擾其僧不已街市觀者爭相傳說

信佛者皆舍錢滿其鉢乃舉以與杜曰足矣時  
崇明一老人年八十餘至曰吾吃齋二十五年  
矣願乞此犬養之死則葬於沙上不殺也犬低  
首搖尾而隨之僧合掌而射一市人無不嘆其  
異

### 大理地震

時川姜公龍以按察副使巡至大理府見城宇  
傾頽民生蕭索問文率曰諺云金雲南銀大理

言其富饒也今何以凋殘至此吏曰自正德  
年地震至十五年乃息月以三四屋宇什物無  
一完者民家皆葺舍以居近始甦息營辦器具  
尚未議及垣屋安得如往時之盛公因問地震  
之詳其隨行千戶曰某嘗在役前任劉副使公  
比日未午方巡城而行見西北上黑氣一道自  
空而來有聲如雷漸抵城角地即大震已而城  
搖不止左右隸卒顛躓逃散公執某之手仆於

城上者踰三時利息昇歸公解呆坐不發一語  
亟送之至省諸寮來視三日內瞪目不言雖能  
嚥食飲而人事不省召諸醫謀之有識者曰此  
落魂也宜復至原處招其鬼入軀自爾蘇悟矣  
乃如其言至城上原仆之處大呼其名者半日  
乃於輿上蹶然起立曰吾豈在夢境耶衆問公  
何所見曰惟身坐城上見城下往來憧憧而呼  
召左右悉不應坐寸旬日竟忘其寢食耳始知  
此身真失魂魄也時川公嘆異久之

盛公記前身

盛端明之祖將葬厝地得宋端明殿學士某之  
墓而生孫因以端明命其名嘗言前身為其邑  
門卒嗜酒因寒凍死有鉅三錢乃平生所積在  
城下石隙吾妻尚在可呼與之父怒不許及成  
童又以為言乃召其妻至相與道生時事不謬  
一日遭跌于地遂不能記

卞公詩

江陰卞戶部

榮

未第時有能詩聲對客揮翰敏

捷無比一日過常熟聞錢允暉詩名往謁之

二公未嘗會晤卞及門與鬪者曰可語汝主詩

人特相訪錢訝何人自負如此適讌客有妓錢

令僕者出語之曰若賦贈妓詩一絕方接見仍

以艦降湘為韻卞不構思一揮而就詩曰琵琶

斜抱出舳艫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彩雲何處

宿空留明月照瀟湘允暉見詩嘆服不已倒屣

迎入遂定交焉

徐饅頭婦變

余邑有徐鳳兒者以癸饅頭為業親言其婦數

日一變為男子週身皆毛今其婦已死矣

宋貢硯

福建許姓者嘗佐於姑蘇過文徵仲王蘭堂見

案上一硯文頗珍重之許曰此硯廣東是處有

之文咲曰此宋貢硯也乃端谿舊坑今豈可得哉許知其說逾歲即携宋貢硯二十片過姑蘇文見乃大駭之因嘆至寶何若是之多也文買其四士夫爭買之頗得昂賈王嘉靖乙卯許復載三十片欲仍往姑蘇以覬厚利時海上倭寇猖獗乃客於金陵為都中士夫所買詢其所自皆自古寺中得之或見於村鄉訓塾是宋室將衰遷於南海故廣東往往是處遺之

### 食品宜戒

食品有妨生養者並宜戒之凡辛辣熱毒之物如胡椒等類啗之極能助火而發痼疾炙煉油膩之物如肥甘等類啗之極易生痰而發癰疽生冷鮮利之物如瓜菓等類啗之極易壞脾而傷胃氣酒可以和血而開鬱而過醉則元神易耗或醉而行房則五臟俱損鱉可以補陰而去積而中有頭足不縮者腹有黃紋者足不全者

俱大毒。悞食則能殺人。河魃可以去濕而殺虫。顧中有大毒。如肝子去未盡。洗血稍未潔。灰塵或少沾。食之即能殺人。犬肉極補陽虛。而不宜於血虛發熱之人。鰻魚。鱖魚。房虫。而獨妨于腸滑泄瀉之輩。牛肉健脾養胃。而時溫當戒。牛乳潤腸補胃。而寒泄非宜。蠐能耗血。而孕婦尤為不宜。糟能發嗽。而脾積尤為當忌。菱。茭。白菜。利氣利痰。而甜菜。滑。以。啖之頗毒。豈粉。麻。腐。清。腸。

清胃而茄子耗精。食亦宜寡。韭菜是白濁。痰血之要藥。而瘡疾有禁。烏梅是久嗽宿痰之劫劑。而渴痢偏神。胡椒尅食積。且止腰疼痰喘。反為孽。生梨利痰火。更消酒渴。而寒泄竟是仇家。至于隨時搏節。尤不可以不知。時值清晨。當使胃氣常清。苟多飲酒漿。而如夢。則神昏而脾有積滯。時方暮夜。當令胃氣有餘。恐恣食物。件而縱飲酒。則精耗而脾有凝積。酷暑而多食生。



冷則伏陰在內者。愈增寒濕。至秋必發為癘痢。嚴寒而多食辛辣。則伏陽在內者。愈釀熱毒。至春必發為火病。此又當因時而知戒者也。

冥夜句攝

周者暹愚齋之少子名弘補者。以貨入大學。年未三十病且欲死。其母劉恭人尚存甚憂之。請堂兄名弘香者共卧起。香故庠生也。云七月初旬天氣正暑病者卧于樓上。云樓上不必點燈。

少選床上無有病者。又有一嬾人撞見其出外。家人惶惑舉火尋之。則在樓下偃卧。乃昇之登樓。寢少蘇云曰。我被群鬼扛去。見閻君閻君云。當死者是歷城。司弘補非麻城。周弘補也。麻城周弘補還當有三年活。咳令群鬼復扛我回。至樓下見我家人。嚷遂放了手。舉家忻忻。以為得生。至次日飲食果稍進。及晚又曰。事不好了。當死者還是麻城。非歷城也。但不信。差人俱在。

此索金錢酒食可速與之勿令我受苦多也  
劉恭人如其言同樓人有見其形者有聞其聲  
者其狀似有數十百人弘補竟死以吾里中劉  
鉄庠生其母病垂死家人司守其卧次扁門甚  
謹一夕不知其母所在天明乃見偃卧于碓房  
問之則曰我被衆鬼擡去見閻君閻君說我還  
有三年活喝令送我轉至三日而亡七嘗耳目  
所聞見者誰謂鬼神之說為盡誣哉

### 戲馬山

安南國有戲馬山在清化府永寧縣巍然獨立  
橫枕長江為邑人九日登高處按此可配中國  
戲馬臺故事

### 正陽五通

壽州正陽鎮龔氏封鑰二百金於笥落視失去  
其童壻素無賴龔堅坐之不釋壻忽躍入黃河  
而死他日其鄰沈氏女在室忽出白金一錠市

之其二嫂訝之曰姑本未嫁何緣得外人物得  
非有他交往將為我輩羞女曰非也向兩月前  
見一男子短陋一足而行直扣復榻我罵且咄  
之男子咲唇豁及耳曰我聖人也與尔夙生緣  
法幸勿有疑即并榻共舍我力不能禁言亦噤  
而不得出明旦去曰我有物贈夜則携一金釵  
來昨忽又捧白金二百兩至曰此同里異氏箱  
中之物被我取來可從容用度與聖人交不  
索其兄抵言無此乃止

商顏

古詩題傳說事有用商顏字者蓋字書顏音崖  
乃知即商崖也

居商谷

居公諱節字士貞號商谷文衡山高足弟子也  
其画與詩字深得衡山家法甲申春余遊蘇顏

坐其齋中相與揚拔千古意甚驩也公與世無  
所求介特自守蓋不媿其名云贈余七言二律  
其一云王家子弟自風流文采翩翩動五侯擲  
地有聲新作賦傾城倒屣舊交遊月明赤墜磯  
頭鶴花滿金閨壞上樓老我一琴君解識臨觴  
再鼓思悠悠其二云白首無心與世忘後君過  
訪竹間房行來山水連吳楚論到文章自漢唐  
新綠染衣雲夢雨出芳紉佩澧沅香相逢未久

忽相別他日相思六一方

異力異鬚

彼縣張子雲者身長八九尺為人担米肩各一  
石首戴五斗而行無窘步嘗卧石橋上其首去  
地數寸元末之亂鄉民相為寨主所乘馬灰色  
日行千里烏金未絕自山馳下凡十里歸附  
後為巡檢而卒同時有徐寨主鬚十餘莖以囊  
盛之舒則其修二丈後亦歸附

土遁老翁

正德初。流賊猖獗。有太監邵綱入京。一老翁附舟。左右不可。太監憐而容之。翁雅善誑歌吹笛。太監尤喜。數召侍飲宴。舟人皆罵。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泣。翁曰。毋恐。命舟中炒麵若干。曰。是可是。足三四人食。請太監散諸僕。而留兩人。侍以麵和水為糧。戒勿言。乃出小囊於胸。以七挑囊中物。每斤首尾。各置少許。而還。賀曰。

公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旦賊騎充斥。皆回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最後一賊飲馬于澣。失足踐船頭。乃亡幾踏入水。頓鬻而去。及夕從者返。咸言烟水茫茫。我公何在。或云。必遭賊焚殺。是故不見。相與泣于水次。翁乃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厚贈。翁不受。問其名氏。不對。方置酒申敬。而翁躍升于岸。舉手珍重而去。視船頭有黃土痕。知翁深於土遁之

術。

却病十法

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皆妄非真。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一時不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釋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間。反生憂喜。四也。宿業現逢。不可逃避。其喜領受。五也。家庭和順。朋

友契合。無交調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常使有翛然自得之趣。而畔接欣羨寂然。一念不生。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澹泊。思慮減少。行住坐卧。惟期自適。無以自強。八也。覓高朋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課。九也。不以病為苦。毋以死為患。常令胸次寬平。襟期洒落。十也。余抱病年餘。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慎守謹防。幾以加矣。而病必不肯解去。偶有一友持却病十法示

予讀一過便爾躍然不覺其契晤之深也。因稍為之增定如左。故知非深於病者必不知病中滋味耳。萬曆丁酉夏日。如如居士黃承昊。

### 九虫瘡

寶應有人生九虫瘡于股。其虫首如蚓。有口待舖食。盡豕肉一斤。飢則啞其股肉。痛徹心髓。不敢不應其求也。如此數年。身家並廢而亡。又吳人鼻中生息肉者。夜則出遊。双瞳宛然。後名醫

為烙殺之。而根尚在。涕流可惡。

### 鬼借物

予昔在會城。同寓沔陽。一生魯姓名向道言。彼處有古塚一所。不知年代。及姓氏。塚中有卓几各一十二。酒器諸般不之。葬近有延賓而乏器用者。焚金錢一百。告于墓。所焚楮帖。借用即得。所願事畢。即滌而還之。不尔則至其家作祟。又岳州友人為余言。洞庭君有船與客裝貨。及有

銀貨與士人但依與賃送。忌還之即無恙。人莫  
敢有爽其期。又北土長源縣有子路畜馬肯僱  
與人乘之。

抄書

沉疾已在躬。嗜書猶不廢。每聞有奇籍。多方必  
圖致。手錄畏辛勤。數紙還投棄。資人供所好。恒  
輟衣食費。往來遠案行。點畫勞指視。或編亦艱  
難。把玩自珍貴。家人惟何用。推却從散離。亦蒙  
朋友笑。既宦安用足。自知身有病。不作長久計。  
偏好固莫指。斯爾從吾意。有子雖二人。未知誰  
可遺。我但要披閱。豈復思後世。逢愚聚亦散。賢  
必能添置。區區慮遠心。何其錯為地。不如供目  
前。一卷有真味。

題書厨上

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為士。家無一  
簡編。辛勤一十載。購求心頗專。小者雖未備。大



白醜瑣言 卷之十一 四二  
者亦畧全。經史及子集無非前古傳。一一堅紙  
裝。辛苦手自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痊。恃此  
用為命。縱橫堆滿前。當時作書者。非聖必大賢。  
豈待開卷看。撫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財  
貨先。陸地不肯拾。壞爛無與憐。盡吾一生已。死  
不留一篇。朋友有讀者。悉當相奉損。勝遇不肖  
子。持去將鬻錢。

右抄書與題書厨二詩乃楊循吉先生作也今

有書癖故并錄於此

花魚

雲南自地震後產魚甚巨而美昔所無也其清  
間中流出魚或重數斤文而潔名曰花魚乃自  
海中逆流而上計其道理眉函千數不知何以  
能達也其點蒼山四時雲氣不斷經夏雪不消  
土人走馬晨取午沃以蜜而售之用以消暑氣  
云

陳梓納贖冥罪

萬曆十七年三月內陳梓祀後園塋棗樹一科木下有古墓見碗確鉄釘髑髏等項比時封閉之一月後白日夢中見鬼物曰稱古墓且責其掘控至四月初旬祀祖白日見牌票相喚差人汪雲祥何穆周三聘等拿至一官府所究問前事當議徒罪該贖銀一十兩三錢比在陰府無錢生差人何穆銀納訖其銀利息甚重晝夜對本與時急市冥錢遂訖其人乃吾邑小兒醫藥言其事非傳聞也

洪真七

彭澤縣洪真七者奉五雷法行時有效數為鄉民祈雨暘祛邪病鄉人倚賴之嘗有江西樵客携一法官同行泊其灘下或告真七曰以子生平負名而令此子昂然飛渡竊為子羞之何不禁制其樵使不行乎則吾為子加敬真七曰諾

命取篆牌朱筆書一符焚于其所泊灘側其擗  
力挽不上如有百牛牽挽者法官啞然曰此有  
人以術相侮矣與主人登岸踪跡至真七門曰  
師有所長盍較其勝負毋徒築木筏為也真七  
曰善乃集眾為約各以符水致一異法官言呪  
法水滿一室而不滲漏真七言能呪民家米盈  
倉誓已各施伎倆而法師所禁室梁無滴水真  
七致穀穰穰滿家志忿其敗拜辭頃詔真七曰  
嘗墜真七俯身取簪遂為法師鈇簡鞭腰三十  
而遁此後患腰痛病又數年死數著靈應其子  
姓雕刻真形廟而祀之旱潦疾疫必禱時降乩  
附體為之剖判家事聆響之間毫髮不爽焉嘗  
歲旱魃為虐問之書云明日午時雨其日晴空  
無雲子孫皆跪候于門俄一點黑雲起于巽方  
甘澍大布而他處不然正德中御史毀諸淫祠  
其孫思五者解衣抱像以歸供之家拂其塵焚

香告禱焉。及事定，加金飾而返之。俄降筆云：思  
五予嘉，乃誠錫予乃壽。汝本四十五終，予今延  
汝十年。汝其孜孜力善，毋怠。思五平生遇相命  
之士，皆云四十五死。至期大病瀕危，而愈。又十  
年乃卒。

胡守清廉

蘇郡守胡纘，宗天水人也。以戊辰進士來守吾  
蘇。文學政事推重。一時在官，却時恒布衣，蔬食  
未嘗華侈。蘇多錢糧羨餘之積，公不以分毫自  
私。望浙江大叅閭門大姓徐文明者，感公愛造，  
具金起花帶一條為贖。且曰：昔固不可污，今餽  
之有辭，諒所不却。公堅辭之。徐嘖嘖而去。復有  
屬官令吏懷金五十銖，進于途。公笑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何身竟不受而去。雖四知之楊  
震，亦何過哉。

魚腹見

太湖有張李二姓。隔湖而居。並未有子。而家貧。鉅萬張妾生一子甫三月。乳母偶抱至湖溪嬉遊。失手墜之于水。適有鮎魚浮遊。潯下得見。即吞入腹。乳母奔救。而魚已去。力不能及。惟涕泣呼天而已。自分必為主人所責。乃逃歸夫家。鮎魚被驚。直至隔岸蘆中。時李氏適有僕布網而漁。一舉即得此鮎。重二百斤許。剖之。得一小兒。條淨尚活。氣息厭厭良久。口作啞啞聲。主人以

入口中。却活。喜甚。易其衣。買一乳母。乳之。曰。此天憫吾無子而賜之也。名曰天賜。親隣聞者。皆來賀。置酒三四日。而張氏失其兒。了無影響。追乳母與夫。皆逃之。他郡竟不知兒在此。既半年。李氏邀張飲酒。乳母抱兒在門視之。大類其兒。不敢言。密訪兒所自。隣云。得自魚腹。乃告官。追乳母至。始具其情。請歸其兒。而李氏以為非攘。非奪。乃天子其子。不負官。乃斷令兩家各

出財米畜之需長合為娶妻以息其訟

### 廣蘭

端人好種蘭至畜數十本者品類不一紫梗青花者為上青梗青花者次之紫梗紫花者又次之餘不入品大率種亦有法將山土同水和勻搏成茶甌大以猛火燉令紅取出候冷搥碎雜以皮屑納盆缶中二八月分種時而既之則一莖着三十餘花以火燉土者蓋其根甚其恐鉗蛭蟻所傷尔又有一種名吊蘭不資土力懸空而生其花亦香

### 賈人知足

廣西大叅海洲陳公言渠有中表弟衣食足不復求贏餘鎮日常微醉遇暑天輒於樹陰下偃卧不理人世事其姑娘謂之曰以子之能何不買運有無逐什一利對曰非不能之但性不耐耳姑強與數百金使居貨數年而獲利十倍

遂舉所得以還姑曰賈雖獲利然旦夕計莫未  
有寧刻枉自白頭顧不如坐茂林飲濁膠自適  
也力辭諸姑氏而鎮日耽飲如故

龜峰山

吾邑龜峰甚高與塵境迥異山巔有寺寺崇佛  
像內有化主香火化主姓張氏名毅甫江西進  
士令於麻邑其後修行得道於彼顯化其地高  
寒即三伏時苟遇風雨可着綿山僧云平地見

雨皆自空而下山巔之雨若斜飄而上則其凌  
于空際離地之覺絕可知矣故往往有山頂見  
日而山腰雨者山門外有龍井早年禱雨取水  
必有應從井以南有馬跡石人以為化主顯化  
之跡又有合掌石曾以手捫石壁得毅甫親題  
番刻有約江西進士王偉同遊之語蓋宋孝宗  
時也馬跡之前有試心石甚險一失足則墮身  
萬仞骸骨齏粉矣其住僧及土人往來上下不

以為難蓋習慣也然痴心之徒有欲於彼捨身  
庶幾乎武當真武金蓮捧接之事五十年前有  
羅田一老夫挈其妻飯僧三日於彼捨身者夫  
頗身首分於數處山僧因其處理之為二塚  
曆庚子十月吾邑董生叔瑜讀書其上逢一男  
子於彼捨身其骨肉粉碎若支解焉腹腸高掛  
於樹枝蓋此男子齧筋斗而下故肢體尤破碎  
如此也吁亦愚矣哉其蘭若三四十子凡三燬

三作未燬之前尚有鉄尾相傳以為唐天子所  
遺唐天子有云唐太宗也蓋因一統志稱唐太  
宗曾跣蹕於此夷考唐史彼時天子曾無出狩  
之事若以為後唐明宗明宗登極八年跣步未  
曾離汴京僅僅自守不暇何暇至此或是江南  
李唐未可知也無從而質天一統志又以此山  
為栢舉山以為春秋吳楚戰于栢舉即此地夫  
吳來救蔡蓋欲直走楚都若孫武子直楚魏都



之智耳何由來到龜峰龜嶺陝絕尚不可駐足  
何從而駐矣其不察甚矣蘇子瞻尚誤黃州赤  
壁以為周瑜破曹之赤壁况其他者乎

花快意與折辱

花快意九十四條明窓淨室古鼎宋研松濤溪  
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薊州人送酒座  
客工画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手少藝花書夜  
深鑪鳴妻妾校花故實花折辱九二十三條主

人頻拜客俗子闌入蟠枝庸僧談禪忘下狗闕  
蓮子惻惻歌童弋陽腔醜女折戴論升遷強作  
憐愛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人催笑悵檢韻府  
押字破書報藉福建牙人吳中賈画鼠矢蝸涎  
僮僕偃蹇令初行酒盡與酒館為隣案上有黃  
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

袁禮部著瓶史甚奇不能悉錄僅撫末段中數  
語

呂景仁妻

吳民呂景仁者病死其妻寡居忽一日亦暴死既而復甦自言初氣絕為二卒所執至一所若公府上坐一人狀如王者令吏以冊籍檢其嬭年壽檢畢復王者云此嬭壽未終夫雖死尚與長洲縣吳某有三十年夫嬭之分理應放還王者領之其嬭告曰吾身被拘來何由得還王者書一牒與之上有殊印令二卒送至其門卒用力一推不覺如夢驚寤後果再嫁為吳某妻迨今將三十年尚無恙

為惡被賺

中州一給事中墮僉事罷官家居造高樓望野外見有婚嫁者輒搶其新人入家淫樂數日方遣出如當其意則遂留之其包人丁男占人田地打死人命難以枚舉訟者謂集官司莫如之何偶分巡僉憲公臨其地乃其同年進士也因

不直其一事。深恨之。謬為恭敬。伺其回拜。厚款相留。漸漸移席入于花園。盡閉其從人於外。呼侍婢數十人出。將僉憲褪衣。杖之二十。僉憲負痛而出。不以告人。河南按察司總憲公。亦僉憲公之同年也。僉憲回省。屏人泣告于總憲公。且示以所傷之痕。憲長憤激。謂之曰。我自有處。公宜勿洩。遂差人厚加禮幣。以申年誼。皮接之甚喜。嗣是書訊往來。不斷。他日又有書。而晤於會。

是凡有訟彼者。輒重責而監之。如是者十人。遂心動。遣人往白。刻期赴會。總一入謁。憲長命啓獄門。放出怨家在獄者。數十人。扛以入獄。竟罹大辟。

### 稱傘疑鬼

有一人暮赴飲於堯花塢。夜分始歸。值大雨。持傘自蔽。見一人立簷下。溜即投傘。下同行。久之寂無一語。其人疑為鬼物也。心甚惧。思鬼無下

眼以足捺之。偶不相值。愈甚驚惶。為鬼物也行。至一橋上。因奮力推之於河。疾趨入巷。中有炊糕者。晨起亟奔入其門。告以遇鬼。俄頃復見一人。徧身沾濕。踉蹌而至。號呼有鬼。亦投其家。告云為鬼推入於水。二人言訖。相顧愕然。不覺大笑而散。

慕霞山譚

慕布政潮。性敏爽。談辨風生。為湖廣近學副使。

至一郡。試士。見生真坐一小舟讀書。問左右記其姓名。明旦諸生揖罷。公特呼此生出。曰。尔能屬對乎。生不論。乃曰。未明求衣。生未及答。即云。吾代尔對。臨渴掘井。此時豈看書時邪。同官迎都憲于江中。冬月群擁爐坐。公後至。衆哄然曰。慕公至矣。可談一譚。答曰。無也。惟有一異事。昨聞江中有群盜二十人。劫商船。乃滿載馬牙檀降香也。賣之利微。棄之可惜。乃相與謀曰。吾等為

此事久矣。皆天公保護。蓋以此香焚之。少盡敬天之誠。何如。衆稱善。遂架木香于山中。舉火焚之。香氣直貫天庭。上帝以人間作好事。令一力士訪之。乃非也。一群老強盜。在此向火耳。衆皆絕倒。

### 樊氏黑魚精

江浦人樊里長暴戾。為里人所憎。亘與其敗。其女為妖物。憑籍人皆咲之。樊恨甚。即陳法官

者。有神術。乃具牒請之。法官至曰。汝能舍此女。我則為治。主人曰。欲女活耳。柰何舍之。死曰。非也。能舍彼。裸衣一視。隨吾行法。則妖物授首。而女身無害矣。如何。曰。惟命。乃取炭數百斤。熾之地穴。取大鉄索。灸而赤之。誦呪畢。女着單視。自內室出。坐胡床上。道士取火索纏之。不覺重。不知痛。纏已。狂奔十餘里。躍入一水塘中。衆謂必死。父母亦悲怖。法官曰。無事也。三時。乃自水中

抱一大黑魚而出。水隨之湧。至家捨魚而跌。其索貫魚腮。長一丈五尺。重若干斤。乃洩入火中炙殺之。少選女魃。問其痛苦。曰無苦也。惟見一巨神。有胡髯。引我入一處。見一黑男子卧。曰魃。汝者非此物邪。吾曰是。遂以索穿腮鎖之。原不知赤身受辱也。法官悉辭其家謝物而去。女得生。為孫氏婦。

袖挾人

鳳陽陳元有三男。嘉靖初夜起如廁。忽不還。三男遍求弗得。次日尸在里中。酒肆後呻吟。主人聞而扶之。問故言。我被旋風吹入空中。履虛行三時。乃墜於此。兩足皆傷。不能行。主人乃召三男扶掖以歸。又葉監生東隣周氏富室。止生一兒。昏黑中為一巨神。赤面乘馬。携去。至空中墜於土坑。其母懸賞銀若干。或抱還其家。母如數予之。蓋亦犯神節。鉞被挾耳。

石卵假父

臨淮有人父死葬而生婦者服飾容貌無不似父生時而徒舖餒破器皿撓龍百端其子初敬事之後以其無禮漸懈父怒罵逆子不已日不得買賣夜不得安眠遍延巫師道侶不能却會某真人過之往牒其怪真人以符至貼于門手碎之曰何道士之能神其子又往告真人怒自詣其家拷之入門其父深衣巾帶出謂自言兒

子無狀屈公相過我實其父耳生合與其奉養而兒乃不孝如此公幸治見無若余也真人歛容坐握訣誦呪以拒之父初奉茶周旋端嚴不顧良久漸小已而縮長寸許變成一卵石真人袖之而去問何怪亦不悉答但云石子精而已

暉圓

入終南十七日至一處有老僧巢於樹抄其名曰暉圓年二百餘食松栢枝躄生毛人往看則

問曰汝山墩人邪僧本山東而習終南音者也  
問以 大明天子則云知有是人以後吾不知  
其成否蓋元順帝至正中人亦謂其年曰七十  
二亦初入山時歲也終南學道者多及見之

白醉頰言卷之上終

馬國翰印



